

新时期 福建戏剧文学 大系

5

现代剧卷

上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新 时 期
福 建 戏 剧 文 学
大 系

⑤

主 编： 吴 凤 章

现
代
剧
卷

上

中 国 剧 制 大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时期福建戏剧文学大系/福建省文化厅编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 7

ISBN 7-104-01055-6

I. 福… II. 福… III. ①戏剧文学—剧本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戏剧文学—文学理论 IV. I 2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7264 号

新时期福建戏剧文学大系(1—8 卷) 福建省文化厅 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福州市鼓楼印刷精装厂 印刷

23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103 印张

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 册

ISBN7-104-01055-6/J·491

定价:(平装)218.00 元 (精装)258.00 元

目
录

东邻女 (京剧)	戈 明	1
初春 (话剧)	邹维之	41
芙蓉镇 (越剧)	梁中秋	113
鸭子丑小传 (莆仙戏)	郑怀兴	191
台湾舞女 (音乐剧)	王再习 许一纬	249
戏魂 (芗剧)	杨联源 方朝晖	305

京 剧

东
邻
女

戈 明

人 物 周总理——出场在身染重病的一九七四年。

松崎昭子——日本某剧团的演员，二十八岁。她端庄、静默，对丈夫温柔，对婆婆、爷爷体贴，是个温良的日本女性。她在舞台上演戏，在家中也要扮演“快乐的昭子”，所以外人很难觉察出她有什么痛苦。只有当她怀孕之后，她才恢复了“人的真实生活”，不用在生活中“演戏”了。

松崎仪南——昭子的丈夫，二十九岁，东京某电器公司的总工程师。二十四岁时就初露头角，以他新的成就惊动了老专家。他有个众誉啧啧的妻子，有个好妈妈、好爷爷，除了没有儿子，再没有什么缺憾。他非常小心地防止触碰昭子的这一“痛处”，快乐而又谨慎地过着夫妻生活。

松崎纯言——仪南的爷爷，七十八岁。他青年时在中学教书，侵华战争中被征入伍，当过小军官。这场战争夺去了他唯一儿子的生命。当他知道昭子受到中国总理的关怀，那种夹杂着内疚的感激之情，是很不一般的。他过着清闲的晚年生活。

松崎芳茗——昭子的婆婆，五十余岁。她像爱女儿似的爱着媳妇，为了怕昭子疑心家里人对她不能生育有微怨，所以格外地疼爱昭子。她是昭子最贴心的安慰者。

藤野上泉——著名的外科医生，五十余岁。他爱戏剧，爱书法，善于逗趣，是松崎家的常客。他不允许愁苦盘踞在他的心中，是个会寻找乐趣来滋养自己的人，所以不显老态。

喜多川——昭子剧团里的老导演，将近六十岁。除了有专家气质和学者风度，还是个谈吐幽默的长

者，对昭子有“严父”般的照拂，也是最受松崎器重的座上客。

川岛吉元——周总理当年留学时的老房东，八十余岁。他是个无儿无女的孤独老人。

鉴真大师——第二场“戏中戏”的剧中人之一。

普照——“戏中戏”剧中人之一，是日本派往中国的和尚。

女记者——东京某电台的记者。

高秘书——周总理的秘书。

观音——第三场梦幻中的人物。

男女香客、男女宾客、日本某剧团的演员各若干人。

第一场

〔一九七四年秋，在松崎仪南的海边别墅。台面是房前花圃，房顶垂下藤类的花木，有两张活动椅桌。

〔背景是海。正是黄昏时分，沙滩闪着金光，落日的余晖染得霞朵像烧红的炭块，有透明感。海水像葡萄酒的颜色，悠悠荡着紫红色波光。整个景色有令人陶醉的美感。

〔在轻快的音乐伴奏中幕启：芳茗向上场门深深地鞠躬。

芳茗 慢走，慢走，有空请来坐坐。

〔见客人已远去，看看花坛，似发现了什么。

芳茗 （唱）怪不得坛前花一夜开满，

原来是为报喜恐后争先。

兴冲冲忙向公爹传喜讯，

〔纯言上。

纯 言 （唱）何事笑得这般甜？

芳 茗 刚才电器公司有人报喜来了。

纯 言 报什么喜？

芳 茗 说仪南这几年设计的产品畅销海外，对公司贡献很大，今天董事会一致通过，将仪南提升为总工程师。

纯 言 （惊喜）呵，仪南当上总工程师了！我这个小孙子，从小就有人预言，说他将来必定大有作为；现在果然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材，胜过他死去的父亲。看来我们这个家是蒸蒸日上了。

（唱）亲友们睁起羡慕的眼睛，

看着我这幸福的家庭。

美中不足唯一憾，

但缺个承宗接代的人。

企望着归老前能遂此愿，

亲眼一见小曾孙。

芳 茗 （唱）藤野大夫医道精，

待仪南他超过了兄弟情。

曾多次为昭子细寻病症，

他有十分力不会用九分。

纯 言 我这孙媳妇，一向非常健康，可是结婚七年还不能做母亲，这真是怪事！

芳 茗 藤野大夫说了，不用多久就会有个结论了。公爹，昭子在家的时候，您不要过问这件事。她就要去中国演出了，别触动她难过。

纯 言 我知道。昭子近来常常一个人呆呆地发愁，我看得出她心事很重啊！我去打个电话给藤野大夫，催他一催。

〔纯言下。芳茗整理茶具，端下。昭子上场，她拿着一束花，提着一个网袋，里面装着罐头。

昭子（唱）难得喜讯接喜讯，

几想平静总不能。

一泓蜜水心头浸，

这海面的晚照真醉人。

〔仪南内呼“昭子”上。昭子迎上去，接过仪南的皮包。

仪南 昭子，我告诉你一个值得振奋的消息。

昭子 我早就知道了，松崎仪南提升了。

仪南 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
昭子（冷冷地）我虽然不善交际，也有一两个朋友通消息吧。我坐在电话机旁整整两个小时，等待总工程师的电话，结果以失望而告终。

仪南 我是想暂时瞒住你，等回家后让你来个意外的高兴。

昭子（坐下，不理他）不，你撒谎。你是高兴得把我忘了。

仪南（急忙辩解）绝不是的。每当我高兴的时候，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你。

昭子（扭过身去）我不信！俗话说得好：做妻子的只能分担忧愁，无权分享快乐。

仪南 昭子，你太委屈我了。

昭子（又扭过身去）你就是这样。

仪南 哎呀你听我说，这是误会……

〔仪南去扳昭子的肩，昭子“扑哧”笑起来。

仪南 呵，原来你是……

昭子 给你演个喜剧片断。演得如何？

仪南 我刚才忘记了你是个演员。昭子，认真地说，我并没

有得意忘形。今后如果拿不出优异的成果来，岂不是更加惭愧！我已经不年轻了。

昭 子 你现有的成就，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你的年龄。你看我，整天庸庸碌碌，无所作为，比起你来，更加惭愧。

仪 南 不对。你是女性，怎么能跟男子相比！全世界的大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大人物，女的占多少？能像你这样出人头地，也就为数不多了。（想慰勉她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女性毕竟是伟大的。有位作家讲过：世界是母亲创造的，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世界。

〔音乐突起。昭子像是心头被撞了一下，仪南立即发觉自己“失言”。

仪 南 （唱）适才一言我不慎，
慰勉的话儿反触动了她的心。

昭 子 （唱）世间的母亲诚可敬，
只怕我做不成伟大的母亲。

仪 南 昭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（故意岔开）在想就要到中国去，是吗？在日本，有多少人想去中国都不能如愿，人们都在羡慕你呀——

昭 子 （勉强对答）呵，呵，是这样吗？

仪 南 昭子，你看我刚才买到的一件文物，给你带到中国去，你作为礼物送给友好人士。

昭 子 送给谁呢？

仪 南 你爱送谁就送谁！

昭 子 你想得很周到。

仪 南 现在总工程师的能源已经恐慌了，你马上去解决一下吧。

昭 子 我能大量供应，请稍等。

〔取皮包和网袋下。在仪南背手望海之间，藤野上。

仪 南 呵！我的藤野大夫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你是来给昭子送行，还是来给我祝贺？或者都不是，是特来向我报告昭子的诊断结果？

藤 野 三者兼而有之。后者还是主要的吧，这件事已经托我三个多月了，是该有个着落了。

仪 南 可不是。我爷爷三天一问，五天一催，好像你是在故意拖时间似的。

藤 野 老弟，你家的事，我从来都是当做自己的家务去办。

仪 南 我们交往的历史，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。

藤 野 是呵，如果你提出要到天上去摘月亮，只要有这样高的梯子，我也会给你摘来。

仪 南 好了，好了，还是让我洗耳恭听你的正题吧。

藤 野 这次诊断，除我之外，还特邀了两位专家来共同研究。

仪 南 （极为兴奋）好极了，好极了！难怪我妈妈常说，你如果有两颗心，也愿意分一颗给我。你是我家的有功之臣呐！

藤 野 （冷冷地）唉！只怕我得不到这个称号。

仪 南 怎么，还没有给昭子查出结果来？

藤 野 结果当然是有的。……我们三个医生经过全面检查，现在很慎重地得出一个结论。

仪 南 什么结论？

藤 野 昭子得的是一种健康不育症。

仪 南 你说什么？

藤 野 健康不育症。它的特点是，找不出不能生育的原因。

〔将报告单递给仪南。昭子捧点心上，闻言止步。

仪 南 我不信。科学没有不可知的，只是人们没有发现它，

没有认识它。（急促，冲动）我的老兄，作为我们年青的一代，没有儿女，并不影响我们夫妻的幸福；可是我祖父竟然说，不忍心看着松崎这个家族消亡了，三代人积下的遗产无人继承。你看看……，更难受的是昭子默默地忍受着强大的压力，一种无形的苦恼笼罩着我的全家。你能不为我尽力治疗吗，我的老兄！

藤 野 请原谅我的能力有限。这种健康不育症，因为找不出病源所在，所以也无法治疗。

〔昭子急下。

仪 南 （震动）什么？无法治疗？！

藤 野 至少目前是这样。

仪 南 （走近他）藤野大夫，你，你就算到此了结了吗？

（将报告单揉成团，扔在地上）

（唱）这样的宣判太残忍，

昭子怎不伤透心！

难道你从今后再不过问？

藤 野 （唱）我的好友，我理解你此时心情；

任何责备都愿听，

一任你向我发雷霆。

仪 南 （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）请原谅，我刚才太冲动了。感谢你几个月的辛苦。

藤 野 仪南，我也像你家里人一样，在承受着痛苦。记得莫泊桑说过：人生不是想像的那样坏，也不是想像的那样好。这句名言，你可以接受过来。（上帝往往会给幸福的人加上一点缺陷，来显示他掌管世界的公平。）

仪 南 不！我是无神论者，我不接受这虚无飘渺的哲理。我不信，在电子时代，竟然治不好昭子的病？！我不仅要在日本，还要到法国，到美国，去为昭子寻找良

医。

藤 野 小声点儿，小声点儿！……（示意进房去，拥仪南肩下）

〔昭子上，放下点心。昭子有些昏晕，扶住椅背，拾起地上的报告单。〕

昭 子 （唱）绝望袭来如雷击顶，
多年的企望碎如尘！
人说我随仪南幸福圆满，
怎知这圆润的莲子苦在心。
倒不如劝仪南另择配偶，
我甘作辞枝落叶任飘零。
一想起离此门回肠百转，
十年的恩爱啊——
这别心的话儿怎出唇？
一家人疼爱我从未微怨，
仪南他更把我视作掌上珍。
去留两难怎裁断，
昭子啊，应为大局埋深情。
心有不忍还须忍，
多少苦酒独自吞！
捐弃幸福悄然去，
成全松崎一家人。

〔藤野与仪南上。〕

藤 野 昭子！昨天晚报上刊登了赞扬你的文章，说你的表演越来越迷人了。我为你高兴呵！

昭 子 谢谢你！

藤 野 你就要到中国去演出，我一定要去为你送行。

昭 子 不敢当。

藤 野 （看表）我现在要去看一个病人，改日见。

昭 子 （强作笑颜）您慢走！

〔藤野下，仪南欲随下。〕

昭 子 仪南，请用点心吧。

仪 南 （故作开心）呵，昭子！今天这咖啡煮得好极了，火候正相当。

昭 子 是吗？

仪 南 这点心也很可口，我愿意吃它一盒。你尝过吗？

昭 子 我尝过了。仪南，我想问你一句话。

仪 南 说吧。

昭 子 你一直都在真心地爱我吗？

仪 南 昭子，这不是你应当问的话。

昭 子 如果有烦恼纠缠着我，你是站在一边观望，还是走过来为我斩断苦恼？

仪 南 我当然是采取后者的行动。

〔响起缓慢的音乐，昭子跪坐在仪南身边。〕

昭 子 仪南，我常常这样想：人间真正的爱情总是短暂的。可是我们，三年恋爱，七年夫妻。一个女人能得到一个男人整整十年的真心相爱，已远远超过了我的满足。你一家人都给了我过分的疼爱，可是我，我却给了你们说不出的痛苦，来报答你全家的感情。

仪 南 昭子，这不是你的过错。你是完美的，你具备了女性的一切美德。

昭 子 （凄楚地摇头）不！……我即便能做一个贤妻，可我永远也不能做一个良母啊！

〔昭子控制已久的伤感，此时突奔而出，掩面痛哭。
仪南抚昭子肩。哀婉的伴奏缓起。〕

仪 南 昭子！……昭子！……昭子！……

昭 子 （止哭，新的进攻）仪南，你既然真心爱我，为什么不来为我排除痛苦？

仪 南 我知道。昭子，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

昭 子 你不必再瞒着我了。（把报告单给仪南）

仪 南 不，不！我不相信，我决不相信！

昭 子 你不必紧张。我现在心里很平静，因为我不必再为那毫无希望的希望去苦苦等待了。

仪 南 不！我不相信毫无希望……

昭 子 我现在只请求你允许我……

仪 南 （紧接）允许你什么？

昭 子 允许我离开这个家庭。

仪 南 （似被火烫，猛然立起）你怎么忍心想出这种主意？！

昭 子 那你就是要我继续留在你家，一家人都小心谨慎地生活着，你怕碰伤我的心，我怕碰伤你的心。这能算是幸福吗？仪南，你既然深深爱我，怜惜我，就应当满足我的请求。这是为了我呀，仪南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（摇晃着仪南的肩膀）

（唱）十年相爱我无憾，

应怜我纠缠着无尽愁烦。

强笑颜笑不甜泪水偷咽，

每听得隔邻婴啼刺我心肝。

只愿你接木生花报春信，

又何必一家人相对苦守共难言！

仪 南 （紧握昭子的手，恳求）我请你别说下去，不论什么理由都不能把我们拆散。

昭 子 （唱）有情岂在聚和散，

隔山隔水一缕情愫总相牵。

待他年你生男育女开喜庆，

我捧上千束樱花叩苍天。

有情来世会相见，

再续今生未了缘。

〔芳茗在旁倾听已久。

芳 茗 （呼喊）昭子！……

〔昭子猛回头，芳茗抱住她。仪南避开。

芳 茗 （唱）你你你收起泪纵横，

我的好儿媳——

要剜我心头肉断难应承！

黄金宝石钱可买，

这样的贤儿媳人海难寻。

世间多少过往客，

圆满无缺百事如意有几人？

昭子呵，体念我余年有限，

望今后莫言分离——刺痛娘心！

〔纯言上，仪南随后。

纯 言 昭子，你一向都很有理智，今天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？你以为离开这个家就可以一了百了！可你没想过，你走之后，会把双倍的痛苦留给我们。你好糊涂啊，昭子！

芳 茗 我们一旦失去了你，这个家庭还有什么生活乐趣？

昭 子 我对不起一家人给我的疼爱，我只能这样……

纯 言 不！你没有对不起我家的地方；是我造下了罪孽，现在上天在惩罚我啊！

昭 子 （慌乱之极，奔过去）爷爷！你千万千万不能这样说呵！

〔昭子跪下，纯言一把将昭子挽起。正在此时，仪南发现有人来。